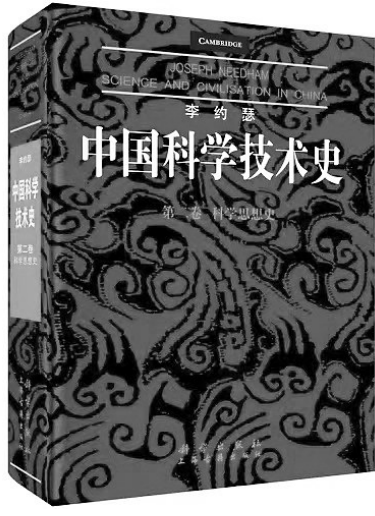




读史的点滴记忆

俞晓群



培根论学问,引用罗马诗人奥维德《列女志》中说:“学皆成性”,又译作“学问变化气质”或“学问入于性格”。大意是说,学问可以改变一个人的性格。那么不同的学问,会带来怎样的性格变化呢?培根说:“读史使人明智,读诗使人灵透,数学使人精明,物理学使人深沉,伦理学使人庄重,逻辑修辞使人善辩。”

按照培根叙述的顺序,我首先想到自己的书房中,历史类书籍的收存确实不少。它们的分布貌似自然形成,杂乱无章,实则与我的读书生活密切相关,同时反映着我的人生志趣与走向。比如在阅读与写作方面,我有一条主线:数学史、科学史、哲学史、文化史、正史中的数学史等,最终形成长期的研究方向;在出版职业修养方面,我存有出版史、书籍史、禁书史、印刷史、出版史料、编年史、出版年鉴、图书词典、人物传记等图书,它们对我工作态度与方法的影响巨大。有言道,一个人读史的深度影响着思想的维度,读史的深度决定着人生的高度,此言不虚。

下面列出我在整理书房时,写下的几段与读史相关的笔记。

阅读科学史对我的影响

其一,早年喜爱科学史,多年来我存有多套相关的著作,最青睐克莱因《古今数学思想》,丹齐克《数,科学的语言》,梁宗巨《世界数学史简编》《数学历史典故》,李约瑟《中国科学技术史》,陈遵妫《中国天文学史》,郭书春《九章算术汇校本》《李俨钱宝琮科学史全集》,江晓原《天学真原》。另外还有许多旧事难以忘怀:

一是外国名著如丹皮尔《科学史》,沃尔夫《十六、十七世纪科学、技术与哲学史》,亚历山大洛夫《数学——它的内容、方法和意义》,书中都很少提到中国。克莱因《古今数学思想》序中写道:“为着不使资料漫无边际,我忽略了几种文化,例如中国的、日本的和玛雅的文化,因为他们的工作对于数学思想的主流没有重大的影响。”《科学史》译者也写道:“作者是一个西欧中心论者,对西欧以外的世界各国,如中国和东方国家在科学史上的贡献,在书中很少反映。”有趣的是卡斯蒂廖尼的《医学史》,它有“第七章中国医学史”。但中文译者认为:“原书第七章《中国医学史》内容过于简略,且有谬误之处。又由于目前我国出版的中医学史著作已有多种,第七章参考价

值不大,故省略未译。”因此在《医学史》中译本出版时,删去了原著中的“第七章”,全书的章目也要重新编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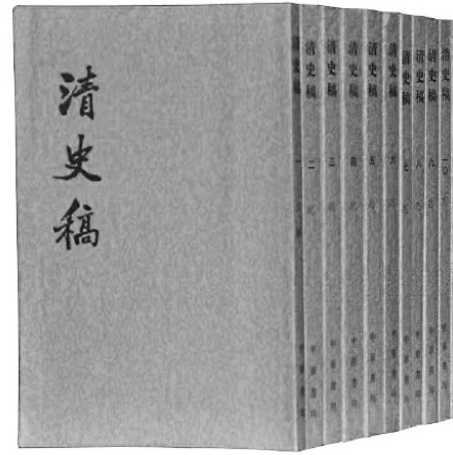
二是克莱因在上面那段话的下面,还做了一段脚注,他写道:“中国数学的历史的一个可喜的叙述,已见于Joseph Needham的Science and Civilization in China,剑桥大学出版社,1959,卷3,第1~168页。”克莱因说的是剑桥大学李约瑟博士的多卷本巨著《中国科学技术史》,又译为《中国的科学与文明》。这套书我存有多种版本,最早见到的一本正是克莱因所言第三卷《数学》,那是在上世纪80年代初,我在鞍山新华书店买到的,科学出版社出版,内部发行。后来还存有中华书局香港分局版,科学出版社与上海古籍出版社版。李约瑟博士是一位了不起的学者,他站在另一个视角看问题,用科学的方法解读中国文化,在某种意义上堪称破天荒,或称破冰之举。那时李约瑟的书对我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比如他说,中国的“内算”是一个至今尚未探讨过的领域,运算者使用的工具包括手指算、筹算、算盘,涉及的知识包括历法、排列组合,他们获得的巨大声誉也非偶然,“这是有待进行历史研究的另一门准科学。”这段论述使我打破了旧有的思想禁锢,进而投身数学内算与外算的思考,步入数学、五行志研究的学术领域。

三是阅读科学史对我出版理念与方法的影响。比如李约瑟在《中国科学技术史》中,对史学家李俨、钱宝琮的评价极高,也为我后来请郭书春、刘钝主编《李俨钱宝琮科学史全集》,起到了重要的思想铺垫。再如梁宗巨、傅钟鹏、吴振奎、胡久松等人的数学

史文章深深地打动了,使我对数学学科的态度,由被动学习转变为主动热爱。后来策划出版科普丛书《世界数学名题欣赏》,提出“历史叙述,夹叙夹议”的编写原则,让数学普及读物有血有肉。另外还要提到江晓原《天学真原》,他在著作中提出天学与天文学的区别,以及刘兵在该书序言中,对帕特菲尔德《历史的辉格解释》的引证,都对我的学术思考产生了巨大影响。后来我的两部著作《数与数学札记》《五行志随笔》均由江先生作序。

使用率颇高的《清史稿》

其二,如果按照中国传统学术分类,经史子集的著作我都有收存。单说史学中的正史,我的书房中存有三套中华书局版“廿四史”,第一套实为“廿五史”,绿色纸面平装本,包括赵尔巽《清史稿》。此书我原来有两套,非常喜爱,使用率很高。它们的口碑也好,至今仍有许多人在收存正史时,还是要寻找这个版本。但这套书出版年代久远,纸张较差,胶钉未锁线,禁不住翻看,我经常阅读的著作《史记》《汉书》《宋书》,以及一些志书已经被翻烂,整理时只好挑挑拣拣,将两套并为一套,又将残本修补后放在办公室公用。再者如今“清史”版本不少,我就有辽宁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清代全史》十卷,但闲时阅读,我还是喜欢赵尔巽的《清史稿》,它在体例上与前史接续,不敢说通篇完备,起码纵向泛读历史,毫无突兀的感觉。第二套“廿四史”是繁体精装本,全套书241册,用一个书号,内容与上述第一套相同,册数也是一一对应,只是未收《清史



稿》。由于分册太多,所以定价很贵。第三套“廿四史”是简体横排精装本,册数不再与繁体字版一一对应,全套63册,用一个书号,总册数大幅减少,定价便宜很多。后两套“廿四史”装帧、纸张均为一流,闲时取一册翻看,书体挺拔,纸白字清,会让人产生另一种读史的感受。

再者阅读正史,收存《资治通鉴》《续资治通鉴》《纪事本末》种种,都是标配与常态。只是我的书架上还存有《民国纪事本末》《国史纪事本末》两套书,时间从民国初期到上世纪末,编写体例接续前史,许多内容似可商榷,也是难得的历史资料。

各类史学著作难以言尽

其三,按照现代学科分类,我书架上的史学著作多而杂乱,有通史、断代史、编年史、哲学史、佛教史、思想史、学术史、文化史、史学史、学科史,难以言尽。略记要点:一是丛书,有两套书史学著作不少,且有品质,即中国出版集团《中国文库》,还有河北教育出版社《二十世纪中国史学名著》。二是哲学史,相对而言,我的收藏数量最多,如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任继愈《中国哲学史简编》,胡适《中国哲学史大纲》,朱伯崑《易学哲学史》,以及杨荣国《简明中国哲学史》等。它们或多或少,都留有时代的印记。而冯友兰、胡适的著作对我影响很大。三是思想史,有侯外庐《中国思想史纲》,葛兆光三册《中国思想史》,葛先生的著作让人耳目一新。四是张光直史学,我出版过他的几部重要著作。许倬云在《西周史》增补二版序言中说,上世纪80年代初,张光直组织四人团队,撰写中国古代四个时期的历史,他自己写商代,许倬云写西周,李学勤写东周,王仲殊写秦汉。先后有张光直《商文明》,许倬云《西周史》,李学勤《东周与秦代文明》,王仲殊《汉代考古学概说》出版。耶鲁大学还出版了英文版。五是黄仁宇史学如《万历十五年》《赫逊河畔谈中国历史》,十几年前清明节,我曾写长文《让游子的孤魂,牵着亲人的衣襟归来》怀念他。六是出版社,书架上存书最多,有张静庐《中国近现代出版史》,张秀民、韩琦《中国活字印刷史》,叶再生《中国近代现代出版通史》,吴永贵《民国出版史》《民国图书出版史编年》,还有《中国出版年鉴》《中国出版家丛书》等。我从事出版工作近40年,最终领悟到一个道理:要想弄懂一个行业经营的真谛,首先要精读这个行业的历史。

读书抓住的流金岁月

介子平

人怕四九,人生过半,年怕中秋,一年过半,岁序感极强。光阴抓住是流金,虚度则是流水,书读过是故纸,弃之犹如废纸。

不虚度是种行为选择,读书人的首选,定在读书,唯如此,方能使自己在自我之中,不至于迷失方向。

公务缠身的袁枚在《随园诗话》中自述:“余少贫不能买书,然好之颇切。每过书肆,垂涎翻阅,若价贵不能得,辄形诸梦寐……及做官后,购书万卷,翻不暇读矣。”龙启瑞针对此般状况,论读书心得:“人虽至促迫之时,亦必有一二刻之闲,可以安坐读书。”无事可做,如何养家糊口,有事可为,自会耽误读书。只想在城市角落里安静于书本的叶

圣陶,不堪疲于应付的社交之扰,公务之于他,主业不主业,副业不副业,其1957年5月18日的日记无奈道:“余甚矛盾,一向欲求心之宁静,最好少所闻问,殆必有被邀虚谈之机会,如何表示,日徐徐思之。”深沉有余,明快不足,由此及彼,反求诸己,这段有着极深寂寞感的文字,轻描淡写却触目惊心。

晚清报刊兴起,遂滋长蔓延,大行其道。无暇读书,进而求其次,读报读刊也可。梁启超创办《新民丛报》时说:“人不可因事而废学,而事务繁忙之人,实无日力读书,则莫如读本报,既有学理以助思想之进步,复知时局以为治事之应用。”这话似有广告之嫌,较之孤证不引的读书,有闻必传的读报,更为吸引人。范烟

桥回忆晚清读报,社中一纸数人聚阅的群像继起,“百人集阅报室中,群首攒动,争一纸,其苦万状,非强有力者,往往不能得一读”。此般状态,与今人的手机阅读情形,堪有一比,昔时报纸是眼球经济,订数关乎广告,时下网络为注意力经济,直播即社交。

空间状态是知觉者与被知觉者共有的现实,工具性读书与非功利性读书,趣味自异,读信息与读知识对环境的要求,也有不同,其无须域所营造,处在热闹欢场也无妨。

晚年季羡林,已然齿德俱尊,《八十抒怀》是他见过的人间,其中回忆一则旧事云:“我甘心成为行尸走肉,我必须干点事情。二百万字的印度大史诗

《罗摩衍那》,就是在这时候译完的,‘雪夜闭门写禁文’,自谓此乐不减羲皇上人。”看上去的不刻意,不费力,无须四海之心,壮游之志,日积月累,聚沙成塔而已。

当然,自运机杼与织锦为文,毕竟是两类作品。谋道不谋食,忧道不忧贫,一代学人的操守。书画是现实的寄托,文章也是,好文章比写好文章的人过得精彩,活得久长,悖理乎?熬得住出众,熬不住出局,熬来熬去,熬的不就是寂寞。衰飒之年,秋露如珠,人们各自背着沉重道义回家,文人的口袋里,是一囊的碎文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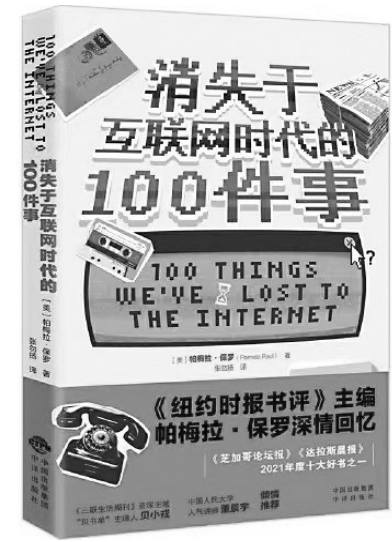
对于纸媒一代而言,托腮遐思,怀念读书,也是怀念化身成影的逝岁。

网络时代 哪些熟悉的日常消失了

贝小戎

提示

《消失于互联网时代的100件事》一书作者帕梅拉·保罗,对消失于网络的事物做了有趣、细腻的盘点,它像一场邀请,邀请我们一起缅怀,一起做一场小小的抵抗。



《消失于互联网时代的100件事》英文版刚出版时,我就很感兴趣,现在中文版上市了。我们可以来看看作者帕梅拉·保罗想到了哪些被互联网消灭的事物,然后跟你心中的答案对比一下。作者对消失于网络的事物做了有趣、细腻的盘点,它像一场邀请,邀请我们一起缅怀,一起做一场小小的抵抗。

作者帕梅拉·保罗之前是《纽约时报·书评周刊》的主编,写过八本书,国内引进过她的《至少还有书》。现在不做《书评周刊》主编了,改写评论专栏,前阵子写过一篇“她为何不再用推特”。

《爱尔兰时报》的文章说,她这本书的形式很适合这个注意力持续时间变短了的时代,每一个词条都是一篇比较短的随笔,融合了报道、社会学和人类学,探索了技术对我们的影响,但又没有陷入悲观和恐慌。

她盘点出来的100件事有的是我们都知道的,像地图、亲笔信、生日贺卡;有的是她提出之后我们也能赞同的,如无聊、学外语;有的就让我们比较好奇,像“成为唯一”“前男友”“独自旅行”。

在网络时代,相亲的特征也变了,以前的相亲是“你不知道你会遇到什么人,不知道这人长什么样”,现在你会事先把一切都弄清楚,浏览对方的网页。

书中写到的渐渐消失于网络的100种东西,作者没有分类和排序,我想可以大致归类如下:

1. 纸质的东西:《电视导报》、地图、亲笔信、唱片专辑、教科书、记事本、支票簿、剪贴本、名片夹、书法、卡片目录、生日贺卡、读者来信、百科全书、相册、说明书、医疗表格、文件归档……
2. 备忘录:记忆、记住电话号码、未接电话、拼字游戏、学习指南、无所不知……
3. 被APP取代或消灭的:迷路、学外语、猜测天气、电影院、老技术、老资历、玩具和游戏、前男友、丑照片……
4. 活动:独自旅行、睡前阅读、露营、大学讲座、相亲、望向窗外、橱窗购物、家庭聚餐、美丽邂逅、学校图书馆、跳蚤市场淘货、高中同学聚会……
5. 无形的:无聊、孤独、礼貌、生产力、同理心、注意力时长、观点、非主流观点、晚安、成为唯一、无拘无束……

“独自旅行”,这里作者写的也不是字面上的意思,网络时代当然还是有很多人独自去旅行,但跟以前的独自旅行不同了,以前的独自旅行,你在旅行期间是脱离熟人的,“你只能自己做决定。没有人会对你的所见所闻,还有你的旅行预算作出实时惊叹……你会在某个景

点停留很久,比其他任何人都久,也可能完全跳过那个景点,因为你不想根据指定的路标来规划你想看的风景。”现在你随时发布自己的见闻,去的很多都是网红景点。

“教科书”,1/4的大学生承认自己下载过免费的盗版教材,或者认识下载盗版书的人。”现在的学生很少会买教材了,但是,人们更容易在读纸质书时跟上叙事主线,在阅读复杂的材料时,也更容易跟上行文结构。读电子书时,读者更容易略读和跳读,随时随地可能滑动、点击,或者只是迅速地从窗口跳到另一个窗口。他们会使用搜索功能寻找考试中会出现的关键词,而不是阅读大段文献。

“独立做作业”,现在孩子做作业的时候,可以用电子设备拍一下题目,就能看到答案。没有电子设备的时候,也有抄作业的。但作者谈的还不是抄作业不诚实、影响学习效果的问题,抄作业会让学生取得虚假的成绩,掩盖没有掌握知识的事实,她谈的更加深刻,“许多孩子做作业的同时,都通过手机保持和他人联系,互相通过短消息发答案。”做作业时“与同龄人合作也意味着持续朝着达成共识的方向前进,这一点,不可否认,有其优势。但与此同时,那些冒险、不合群、特立独行的想法在见光之前,或许就被带着警惕目光的朋友、同学,以及同事扼掉了。”

网络也有20多年的历史,但对我们的生活产生了广泛、深刻的影响,作者的盘点让这种影响展现得非常细微,让我们更加警觉。

聊书

《三体》再掀头脑风暴:宇宙的终极是什么

李海卉

刘慈欣说:“阅读是拓展人生空间的一个主要途径,每本书都是一扇窗,通向我们没有涉足的新世界。”而他写的《三体》带来了关于宇宙的最狂野想象,它是征服世界的中国科幻作品,第73届世界科幻雨果奖获奖之作,包揽9项世界顶级科幻大奖,为30国读者带来震撼的阅读体验。近日,以此为剧本,一众名演员加持的电视剧《三体》引爆追剧热潮,开篇就用海量科技信息、穿梭跳跃的思维构架把科幻悬疑感拉满。刘慈欣所设定的“三体文明”又来挑战人们的认知边界了。

“在宇宙文明中,我们都是‘一堆虫子’,宇宙的维度将无限扩大,大宇宙中物质不停膨胀的结果会是什么?‘物理学从未存在过’,用科学的方法验证科学的局限性……《三体》不仅仅燃烧着喜爱星辰大海的科幻迷,更引发了人们对宇宙终极探索的山呼海啸。”

黑暗森林的“宇宙哲学”

也许因为刘慈欣作品是硬核科幻的原因,这次电视剧改编尊重原著,情节、对白,基本按照原小说来演绎。开场便是改变人类命运的著名镜头:年轻绝望的天文学家叶文洁向外星文明发出信息,看似犹豫的两根手指,终究是按下了暴露地球文明的决定键,就此两个文明展开了宇宙空间争夺大战。不过,这看似偶然的结果实则必然,正如书中重要人物所说:“整个人类历史也是偶然。从石器时代走到今天,都没有什么重大变故,真幸运。但既然是幸运,总有结束的一天。现在我告诉你,结束了,做好准备吧。”

《三体》的第二部进一步放大格局,揭示了所谓“宇宙社会学的原理”:生存是文明的第一需要;文明不断增长和扩张,但文明中的物质总量保持不变,于是便有了残酷的争夺。“黑暗森林”是《三体2》的书名,“宇宙是一座黑暗森林”也是书中刺痛人心的概念之一。在“三体文明”中,宇宙就像是一个黑暗森林,每一种文明都是带枪的猎人,潜伏在黑暗树林间,一旦发现其他生命,避免威胁最快捷的办法就只有:开枪消灭。刘慈欣说:“最糟的宇宙是冷漠的宇宙,生存竞争统治了一切。”书中描写当外星人一度征服地球时,冷漠地对人类说:“生存本来就是以一种幸运,过去的地球上也是如此,现在这个冷酷的宇宙中也到处如此,但不知从什么时候起,人类有了一种幻觉,认为生存成了唾手可得的东西,这就是你们失败的根本原因,进化的旗帜将再次在这个世界升起,你们将为生存而战。”

选择“给岁月以文明”

本是一部天马行空的科幻作品,《三体》却处处显得十分接地气,情节来回反转,充满了紧张悬疑色彩,刘慈欣带着读者不断放大视角,连你思维的缝隙也不放过。书中描述,当人们知道了地球可能只有最后400年的平静后,一度陷入末日般的绝望和迷茫。那么,试想,当你站在地球和人类终将毁灭的现场,你将选择如何生活下去?

有历史学家说过,人类之所以能够超越地球上的其他物种建立文明,主要是因为他们能够在自己的大脑中创造出现实中不存在的东西。刘慈欣曾在一次颁奖典礼中说:“在未来,当人工智能拥有超过人类的智力时,想象力也许是我们对于它们所拥有的唯一优势……所以如果我们所想象力前进到更为遥远的时间和空间中去寻找科幻的神奇,科幻小说将以越来越快的速度变成平淡生活的一部分,作为一名科幻作家,我想我们的责任就是在事情变得平淡之前把它们写出来。”

科学家帕斯卡说:“人只不过是一根芦苇,是自然界最脆弱的东西,但他是一根能思想的芦苇。”亚里士多德也告诉我们:“人生最终的价值,在于觉醒和思考的能力,而不只在于生存。”生命不过是参与循环的过程,地球如此,太阳如此,宇宙如此。从来没有永恒,我们能握住的一直是“现在”。我们能做到的最好的表现就是,给予岁月以文明的积淀,那是我们活过的痕迹。刘慈欣在《三体》中唤醒地球人的话语是:给岁月以文明,而不是给文明以岁月。

